

随笔

草原诗笺

王继兴

去了内蒙古一趟,回来多年了,却把魂丢在了那里……

真的,草原的风光太豪放、太奇特、太媚人了!我时时都在念想在草原上所有看到的一切。

且说云吧,堪称瞬息万变,奇妙无比,正是:“蓝天一缕若诗魂,聚聚散散变化勤。时而凝为絮绵绵,倏忽化作雨淋淋。峰峻嵘峿艳似火,绚烂丽然灿若锦。淡淡缥缈如梦幻,至奇至妙草原云。”

雨更奇俏,常常来有形,去无踪,往往是:“正值晴空艳阳天,悄然飘来一片云。天佩虹曲霏霏剑,云着斜摆坠地裙。路过爽风细似缕,甩下雨点大如盆。来得突兀去得疾,抹弧彩虹至媚人。”

放眼辽阔草原,一望无际,真乃千里画卷:“绚丽云霞作大幕,绿毯铺向天际处。草浪翩翩迎风舞,驼群悠悠闲踱步。牧童歌声忽高低,马头琴声时有无。千里草原赏画卷,魅力无限耐品谈。”

遥看草原落日,峥嵘辉煌,令你意醉神迷:“昔日常吟晚晴赋,今赏夕阳在草原。似镶似嵌山峰奇,如火如荼霞光灿。依依眷恋一轮日,浓浓红透半边天。遥听牧歌韵若酒,一声一醉一陶然。”

立在山巅,可品悠悠绵绵婉转流淌的河韵:“葱葱翠翠草原上,飘飘忽忽一余河。千绕百转意如诗,回肠荡气韵若歌。天蓝白云苍穹高,风吹草低牛羊多。夕阳一抹境更奇,惊叹造化出杰作。”

站在河畔,可赏夕阳余晖里悠游踱步的马群:“云锦天幕衬娇姿,清溪波光映倩影。俨若俊秀浴夕阳,更似佳丽沐晚风。娇姿纵驰极骁勇,倩影静立也从容。画境漫吟堪如诗,诗韵细品乃画境。”

穿越大青山,我恍若看到了历代边塞名将的身影:“塞外屏障是阴山,其势巍巍且绵绵。马嘶断续因风起,箫咽悠扬伴日残。四季岁月随星斗,千年往事成云烟。确信石崖斑驳处,应是飞将旧诗篇。”

走进白桦林,我蓦然看到了万千绝美佳丽的倩影:“亭亭玉立皆白桦,身着盛装兼薄纱。叶片漫吟婉约词,眸光悄传痴情话。艳阳浓抹真妩媚,微风轻拂倍潇洒。老夫若是少年时,愿奉纤手走天涯。”

谒拜成吉思汗陵,你会加倍崇敬英雄的豪迈!真正是:“天高地阔无垠境,帐陵浩然奉伟人。驰骋阴山阅沧桑,纵横草原啸风云。气壮山河揽欧亚,大写版图惊鬼神。莫问天骄葬何地,口碑处处颂英魂。”

瞻仰昭君墓,你会豁然顿悟思辨的人生!正所谓:“仰望青家发幽思,漫步碑廊吟诵辞。佳人泪洒塞外土,芳名彪炳千秋史。历数所有福福事,细品全是哲理诗。当年若无毛延寿,老死官中谁人知?”

……

还有,内蒙古《北方新报》朋友们十分豪爽、率直的性格,极为热情、好客的情谊,令我由衷地感激!挥别时,我有小诗相赠:“梦境也响马头琴,北国行旅终成真。踱步成陵生豪气,驰骋草原畅心神。面对青家思绪多,考察红山感悟深。今日痛饮草原王,杜康待酬新报人。《北方新报》总编辑李德斌先生立即酬道:“肝肠浩如雪,意气艳如虹。君别塞北去,常留一段情!”

眼看又到岁尾了,思念之情又涌心头!远隔千山,相见也难,且将我的思绪填入《西江月》的“信封”作为“尺素”,寄给《北方新报》的至朋好友:“难忘塞北国,蓝天白云牛羊。神聊古意飞扬,亦吟亦歌亦畅。肝肠浩如雪,意气艳如虹。何时再约草原上,还说还笑还狂!”

散文

凡尘俗世里是有着许多风雅的。

樱花谢了的时候,黑发在玉石的梳子下如飞瀑,重重的绸缎,几瓣落花,含着口香,敛眉阖上那单薄的窗,美好的女子青丝低挽,任凭樱花飞,慵倦的手,纤美如玉。

我知道,这是风雅。

阳光在树影间渐渐渐淡,徘徊的三弦,半启的折扇,濡湿的红唇,清风入帘,屏风上画色淡雅,梦醒后,轻轻地翻着枕边的书。

我懂得,这也是风雅。

静谧的时光里,读典雅而婉转的文字,欣赏着一字一字地吟说,那一刻,仿佛在静静倾听一个美如兰花的女子在深夜里轻声叙说,耳边是缠绵萦回的音乐,书卷上是深深泛起涟漪,精致,风雅,私密,闲适,随意。

忍不住想起了年少的时光。

那时,我喜欢安静地坐在书桌前看书写字。晨钟暮鼓,日复一日。素净的纸,端正的字体,衬着令人愉悦的文字,赏心悦目。柳丝长夏风短的日子,我在旧巷里买到一本破旧的古书,一遍一遍地看,逐渐心意难平。我不明白,纸张单薄,怎能承载起遥远风尘里一个女子的浓情深思。我深深喜欢上了书上那些缱绻的文字,还有文字里的风雅,眉间也似乎有了淡淡的愁绪。

那些缱绻的文字是风雅的,这样的文字描述的四季、花草和虫鸟,让人心里会涌起熨帖的浅笑。

风雅之趣其实常常在于日常的事物中,像淡紫色的衣,外面穿了白汗衫的人,小鸭子、刨冰放进细腻的瓷碗里、藤花、梅花上落雪积满了,还有非常美

风雅

王吴军

丽的小儿在吃着覆盆子,这些都是风雅的。

四季的时光里洋溢着风雅的韵味,春天的破晓时分,渐渐发白的山顶,有点亮了起来,紫色的云彩微细地飘横在那里。夏天的夜晚,有月亮的时候,不必说了,暗夜里也是好的,许多萤火虫到处飞着,或只有一两个发出微光点点,也是很有趣味的。飞着流萤的夜晚连下雨也很有情趣。秋天的傍晚,夕阳辉煌地照着,到了很接近了山边的时候,乌鸦都要归巢去了,三四只一组,两三只一组急急匆匆地飞去,这也是很有风雅之趣的。若是大雁排成行列飞去,随后越看去变得越小了,也真是风雅。冬天是早晨,下雪的时候不必说了,有时只是下了霜,或者就是没有霜雪也觉得寒冷的天气,生起火来,红泥小火炉,很有冬天的风雅。

琐碎的事物有着细致的风雅。云是白的,紫的和黑色的云都有着好玩的。风吹时的雨云也很有情趣。夏天和冬天,夜间和白昼,雨天和晴天,年轻人和老年人,人的喜笑和生气,都可以是风雅的。

多情的人也是风雅的。多情的人凝神磨墨,认真地给心上人写信,坦荡柔情的姿态显得非常风雅。心上人拿了信,忍不住一面读一面笑,也实在是非常风雅的。

怀念过去的事也是风雅的。枯了的黄叶,温润的器具,在书本中夹着的绸绢碎片,昔日的信笺,下雨觉得无聊的时候,找出来看。去年用过的扇。月亮明亮的晚上,这都是使人记忆起过去来,很可怀念的事。

当然,愉快的事更是风雅的。洁白清楚的檀纸上,用很细的笔,几乎是细得不能再细了,写着美丽的词。河里的下水小船的模样。夜里睡起喝的凉水。



九江小景(国画) 白启哲

掌故

会馆

阎泽川

会馆出现在明末清初。清朝则是会馆兴盛昌隆的时候,民国时期也曾设立过一些会馆。北京目前保存完好的会馆也大多是清代和民国留存下来的。

会馆的兴盛和科举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。每逢京师举行会试“春闹”,数以千计的举子涌入京师。于是出现了一些专为考试举子开办的“状元店”,但这类“状元店”租金昂贵,一般贫寒子弟难以负担,他们中不少人在来京的路上省吃俭用,有的甚至被迫乞讨。于是,会馆便应运而生了,这种

以接待举子考试为主的会馆有的就叫“试馆”。

后来,科举制度废除,但仍有大批各地的中小官吏及其家属、在京商人及学生借会馆居住、集会,这些在京人员为联络乡谊、互相照顾同乡利益,设立馆舍,称为会馆。“试馆”经过这样的变革,后来就发展成同乡会性质的会馆了。另外,还有一些会馆属于行业性质的联谊场所,这类会馆被称为“行馆”。现在所说的会馆,实际上包括了“试馆”、“会馆”和“行馆”。

新书架

《日本百年航母》

祝玉婷

1914年,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,日本帝国海军利用“若宫”号水上飞机母舰搭载的水上飞机,对德国设在中国青岛沿海内的军事基地进行了攻击,这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海上航空实战记录,也正是这次战斗,让日本认识到了海上航空作战的优势及其无法取代的战术价值。

延至今日,日本的航母发展历史已达百年,一个多世纪的轮回中,日本帝国海军覆灭,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战后的格局中继续扮演着重要角色,未来的走向如何,值得人们关注和深思。

日本帝国海军曾经是世界第三大海军、亚洲第一大海军,代表着亚洲海军发展的最高水平,是世界上第一个发展与建设航母特混舰队的海军,并在太平洋战争前重创美军。读者不禁要问,日本帝国海军如何兴盛,又是如何衰败乃至走向覆灭的?《日本百年航母》一书以航母这一坐标给出了自己的答案。

《日本百年航母》以鸿篇巨制全面爬梳史料,对日本航母发展的百年历程进行了清晰的勾勒和翔实的介绍,不仅包括对日本帝国海军时代航母运用及其经验的介绍,也包括对日本海上自卫队航母发展的历程、现状和走向的分析。该书对日本航母发展中涉及的基本发展历程、航母发展思想和作战思想,各主要型号航母的建造历史、技术参数和技术性能、作战情况,历任舰长等均进行了详细的展示和精辟的分析,堪称日本百年航母发展历程的“百科全书”。该书还配有近千幅珍贵的图片、图表,图文并茂地展现了日本航母的前世今生。

郑州地理

搬倒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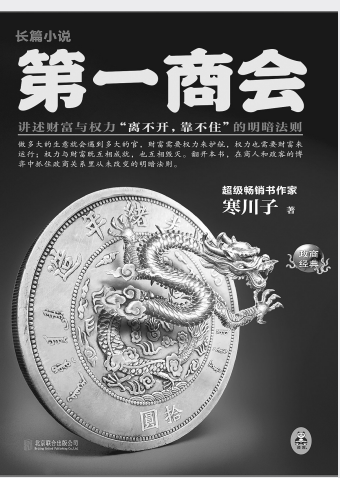
杨洪昌

搬倒井位于登封市唐庄乡搬倒井村,沿郑少高速向西行至唐庄出站口,再由镇区向西经过三官庙北上,便来到了搬倒井村。村里有一口古井,井深10米,井口向东北,井筒朝西南,井壁用青石垒砌,井水清澈见底,水流咕咕从井口流出,常年不涸,这口井就叫搬倒井,该村子因搬倒井而得名。

相传西汉末年,汉朝宗室刘秀在南阳发兵反抗王莽。初战不力,刘秀带兵退到嵩山东麓,将士们困马乏,口干舌燥。探子回报,不远的山坡上发现有一口水井,井深两丈有余,井壁石头垒砌,井水清澈见底。将士们说:“水倒清澈,无绳无桶如何取水?”刘秀走到井旁,笑着说:“这个好办,把井搬倒水不就流出来了吗。”话音刚落,井真的倒了下去,井水掩住了半边井壁,咕咕从井口流出,此时刘秀拔出宝剑,顺势一划,一条水沟从井口流向山下,将士人马跪饮足喝饱……搬倒井因此而得名。

现古井犹存,井水清澈见底,干旱不涸终年不断。1995年政府对古井周围加固了券门进行保护,并题写“搬倒井”青石匾额。

连载



“这才像个话哩。”老夫人朝里屋叫道,“阿秀,快出来,你阿哥和瑶瑶到家了。”

一个二十来岁的清秀少妇从里屋转出,羞答答地倚在角门处,眼角斜睨俊逸。一望到她,俊逸的心就咚咚狂跳,眼珠子直直地瞪她身上。

顺安凝视这些铜板,正自走神,肩上被人重拍一下。

顺安扭身,不惊讶道:“章哥?你不是——去上海了吗?”

正是一路跟来的章虎。

“发财了嘛!”章虎没睬顺安的话,瞥一眼他手中的红包,语气揶揄。

“呵呵呵,”顺安笑笑,亮亮红包,不无兴奋道,“今朝算是开眼界了,一溜儿五乘八抬大轿!章哥,你猜后面几乘坐的啥人?全是丫鬟!乖乖,自古迄今,你听说过丫鬟乘坐八抬轿没?”看向手中红包,“瞧这礼包,清一色十文,比周老爷家多出一倍哩!”

章虎抓过几只红包,掂量几下,盯住顺安:“兄弟出息了嘛,连这种钱也肯拿呀!”啪地扔在地上,踏上一只脚。

顺安脸色涨红:“章哥,我……我……”

“哈哈哈哈哈,”章虎朗笑几声,给他个台阶,“我晓得兄弟你也瞧不上!戏文里哪能讲哩?大丈夫不吃嗟来之食,是不?”一把扯住他手,“走吧,兄弟,章哥请你

喝杯老酒去!”

二人来到酒肆,章虎点出几个下酒菜,要来一坛绍兴老酒,大杯相碰,不消半个时辰,就已杯盘狼藉,喝得差不多了。

“兄弟,”章虎又倒一杯,盯住顺安,“章哥这酒不是让你白喝哩!”

“章哥有话请讲!”

章虎凑近他,压低声音:“章哥要办一桩大生意,诚意邀你加盟。”

“好生意哩!”顺安激动起来,“章哥快讲,是啥大生意?”

“方才大街上,看到那些箱笼了吗?”

“箱笼?”顺安略怔一下,“可是鲁老爷家的一溜儿十几个?”

“正是。奶妈个熊,看他那个显摆,我就来气!”

“呵呵,章哥,你生那些箱笼的气做啥?”

“嘘,”章虎看向远处柜台边的伙计,压低声音,“鲁家富得流油,箱子里装的必是金银珠宝,我想借他几箱用用!”

顺安倒抽一口凉气,酒也吓醒了,睁大眼睛盯住他。

看着神情恍惚、面色尴尬的俊逸,马老夫人决定直接捅破窗户纸:“俊逸呀,妈妈叫你回来,一来想你了,二来是想跟你商量一桩事。”

“妈妈请讲。”

“唉,”老夫人长叹一声,“阿芝走后,你一直没有续弦,真不容易哩。你对阿芝这番心意,妈妈也早看在眼里。只是,偌大个家业,没人操持哪能成哩?阿秀命苦,过门后一直没添小人,官人这又撒手人寰,年纪轻轻的就守空门。妈妈早晚看着,实在不忍心哪。”

鲁俊逸两眼眶也不眨地望看老夫人。

老夫人言辞恳切:“妈妈跟亲家讲妥了,不要他家一文钱财,只要阿秀回门。阿秀年初回门,登门提亲的人倒也不少,可阿秀没有中意一家。妈妈晓得,阿秀中意的是你。妈妈看得出来,你也欢喜阿秀。妈妈起下念头,干脆让阿秀随你,给瑶瑶做个晚娘。一则亲上加亲,二则瑶瑶也好有个照应。”

鲁俊逸不曾料到瑶瑶会来这一手,一时怔了:“瑶儿,你——”

老夫人心明眼亮,顺手拉过瑶瑶,温存道:“瑶瑶,你和阿姨外面要会会儿去,外婆跟你爸爸唠唠闲话。”

碧瑶瞪一眼阿秀,也不叫她,顾自走出门去。

阿秀晓得妈妈要讲什么,脸色绯红,勾着头,亦跟出去。